

中华  
禅藏

点校本

# 嘉泰普灯录

绍述祖师法脉传承

证道机缘

直示当体

了达顿悟

【下】

宋 正受 辑  
朱俊红 点校



海南出版社

嘉泰普灯录

四



嘉泰普灯录

【下】

## 《嘉泰普灯录》卷第十四

南岳第十五世(临济十一世,杨岐四世)

东京天宁佛果圆悟克勤禅师法嗣(卷上)

潭州大沕佛性法泰禅师

汉州人,族季氏。冠为大僧,习南山教。久而游方,机契五祖。后于圆悟语下,顿明大法。出住鼎之德山、邵之西湖及谷山、道吾。敕居大沕,赐号“佛性”。

上堂曰:“推真真,无有相,穷妄妄,无有形。真妄两无所有,廓然露出眼睛。眼睛既露,见个甚么?晓日烁开岩畔雪,朔风吹绽蜡梅华。”

上堂:“涅槃无异路,方便有多门。”拈起拄杖曰:“看看,山僧拄杖子一口吸尽西江水。东海鲤鱼蹠跳上三十三天,帝释忿怒,把须弥山一搥粉碎。坚牢地神合掌赞欢曰:‘谛观法王法,法王法如是。’”以拄杖击禅床,下座。

上堂:“今朝正月已半,是处灯火撩乱。满城罗绮骈阗,交互往来游玩。文殊走入闹篮中,普贤端坐高楼看。且道观音在甚么处?震天椎画鼓,聒地奏笙歌。”

上堂：“渺渺邈邈，十方该括。坦坦荡荡，绝形绝相。目欲视而睛枯，口欲谈而词丧。文殊、普贤全无伎俩，临济、德山不妨提唱。龟吞陕府铁牛，蛇咬嘉州大像。赫得东海鲤鱼直至如今肚胀。嘻。”

上堂：“火云烧田苗，泉源绝流注。娑竭大龙王，不知在何处。”以拄杖击禅床曰：“在这里，看看，南山起云，北山下雨。老僧更为震雷声，助发威光令远布。”乃高声曰“哄弄哄弄。”

上堂：“得念失念，无非解脱，是甚么语话？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，料掉没交涉。智慧愚痴，通为般若，颠预佛性。菩萨、外道所成就法，皆是菩提，犹较些子。然虽如是，也是杨广失骆驼。”

上堂：“德山棒下金沙异，临济喝中宾主分。到此若无真正眼，可怜辜负本来人。”喝一喝，拍禅床，下座。

上堂：“欲识佛去处，只这语声是。咄。傅大士不识好恶，以昭昭灵灵教坏人家男女，被志公和尚一喝曰：‘大士莫作是说，别更道看。’大士复说偈曰：‘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’志公呵呵大笑曰：‘前头由似可，末后更愁人。’”

上堂：“忆昔游方日，获得二种物。一是金刚锤，一是

千圣骨。持行宇宙中，气岸高突兀。如是三十年，用之为准则。而今年老矣，二物知何物。掷下金刚锤，击碎千圣骨。抛向四衢道，不能更惜得。任意过浮生，指南将作北。呼龟以为鳖，唤豆以为粟。从他明眼人，笑我无绳墨。”

僧问：“理随事变，该万有而一片虚凝；事逐理融，等千差而咸归实际。如何是理法界？”曰：“山河大地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事法界？”曰：“万象森罗。”云：“如何是理事无碍法界？”曰：“东西南北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事事无碍法界？”曰：“上下四维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十身调御？”投子下禅床立。“未审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脚跟下七穿八穴。”

### 邓州丹霞佛智蓬庵端裕禅师

吴越王之裔，六世祖安守会稽，因家焉。师生而挺嶷，眉目渊秀。十四驱乌于大善寺，十八得度受具。往依净慈法真一禅师，未几，偶僧击露柱曰：“你何不说禅？”师闻微省。去谒龙门远、甘露卓、泐潭祥，皆以颖迈见推。晚见圆悟于钟阜。一日，悟问：“谁知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，即今是灭不灭？”云：“请和尚合取口好。”曰：“此犹未出常情。”师拟对，悟击之，师顿去所滞。尝述偈自通。侍悟居天宁，命典记室。寻分座，道声蔼著。京西宪王公请开法丹霞，次迁虎丘。径山谢事，徇平江道俗之请，庵于西华。阅数稔，敕居建康保宁。后移苏城万寿及闽中贤沙、寿山

西禅。复被旨补灵隐。慈宁皇太后幸韦王第，召师演法，赐金襴僧伽梨。乞归西华。绍兴戊辰秋，四明育王遣使固邀，月余始就。

上堂曰：“德山入门便棒，多向皮袋里埋踪。临济入门便喝，总在声尘中出没。若是英灵衲子，直须足下风生，超越古今途辙。”拈拄杖，卓一下，喝一喝，曰：“只这个，何似生？若唤作棒喝，瞌睡未省。不唤作棒喝，未识德山、临济。毕竟如何？”复卓一下，曰：“总不得动着。”

上堂：“尽大地是沙门眼，遍十方是自己光。为甚么东弗于逮打鼓，西瞿耶尼不闻；南瞻部洲点灯，北郁单越暗坐。直饶向个里道得十全，犹是光影里活计。”撼拂子曰：“百杂碎了也。作么生是出身一路？”掷下拂子曰：“参。”

上堂：“顶颯一着，佛祖不知。若玄机尚戢<sup>①</sup>，影草未彰，通身有透关眼也照不着。若过这边来，正按金刚宝王放出踞地师子，许你挨拶一步地。虽然已是头角不全。即今莫有疾焰过风者么？”喝曰：“甚么处去也？”复喝一喝，下座。

上堂：“动则影现，觉则冰生。直饶不动不觉，犹是秦时轘辘钻。到这里，便须千差密照，万户俱开；毫端拨转机轮，命脉不沉毒海。有时觉如湛水，有时动若星飞，有时动

① 戢：音及。收敛。

觉俱忘，有时照用自在。且道正恁么时，是动是觉？是照是用？还有人区分得出么？铁牛横古路，触着骨毛寒。”

上堂：“易填巨壑，难满漏卮。若有操持，了无难易。拈却大地，宽绰有余。放出纤毫，碍塞无路。忽若不拈不放，向甚么处履践？同诚共休戚，饮水亦须肥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宾中宾？”曰：“你是田厓<sup>①</sup>奴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宾中主？”曰：“相逢犹莽鹵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主中宾？”曰：“剑气烁愁云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主中主？”曰：“敲骨打髓。”

师莅众，色必凜然。寝食不背众，唱道无倦。绍兴庚午十月初，示微疾。至十七夜，书偈付主事曰：“吾小休。”至五鼓起坐，首座法全请遗训，师曰：“尽此心意，以道相资。”语绝而逝。火后，目睛、齿、舌不坏，其地发光终夕，得设利者无算，逾月不绝。黄冠罗肇常平日常问道于师，适外归，独无所获，道念勤切。方与客食，咀噍<sup>②</sup>间，若有物，吐哺则设利也，大如菽，色若琥珀。好事者持去，遂再拜于阁维所，闻香奩有声，亟开，所获如前，而差红润。门人奉遗骨分塔于鄮峰西华。寿六十有六，夏四十有八。谥曰“大悟”，塔名“宝胜”。

① 厓：音社。村庄。

② 噍：音叫。嚼。



### 建康府华藏密印安民禅师

嘉定人，族朱氏。初讲《楞严》于成都，为义学所归。时圆悟居昭觉，师往扣，悟令看国师三唤侍者之语，赵州云：“如人暗中书字，字虽不成，文彩已彰。那里是文彩已彰处？但恁么参取（有本小异）。”后因悟普说，僧出请问《十玄谈》，云：“只如古人道‘问君心印作何颜’，意旨如何？”悟曰：“文彩已彰。”师于言下有省，悟未之许。一日，造室白悟曰：“和尚休举语，待某说看。”悟诺之。师曰：“寻常拈槌竖拂，岂不是经中道‘一切世界诸所有相，皆即菩提妙明真心’？”悟笑曰：“你元来在这里作活计。”师又曰：“下喝敲床时，岂不是返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？”悟曰：“你岂不见经中道‘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。本来无有世界众生’？”师释然。悟出蜀，居夹山，师罢讲侍行。值悟为众夜参，举古帆未挂因缘，师闻未领，遂求决。悟曰：“你问我。”师举前话，悟曰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师即洞明，谓悟曰：“古人道‘如一滴投于巨壑’，殊不知大海投于一滴。”悟笑曰：“奈这汉何。”未几，令分座。悟说偈曰：“懒夸《四分》与《楞严》，按下云头子细参。不学亮公亲马祖，还如德峤访龙潭。七年往返来昭觉，三载翱翔上碧岩。今日烦充第一座，百华丛里现优昙。”后谒佛鉴于蒋山，鉴问：“佛果有不曾乱为人说底句，曾与你说么？”师曰：“合取狗口。”鉴震声云：“不是这个道理。”师曰：“无人夺你盐茶袋，乱叫作甚么？”鉴云：“佛果若不为你道，我为你说。”师曰：“和尚疑时，退院别参去。”鉴呵呵大笑。鉴入灭，圆悟继席。未

几，师开法保宁，迁华藏。旋里，领中峰。

上堂曰：“众卖华兮独卖松，青青颜色不如红。算来终不与时合，归去来兮翠霭中。可笑古人恁么道，大似逃峰赴壑，避溺投火，争如随分到尺八五分镗头边讨一个半个。虽然如是，保宁半个也不要。何故？富嫌千口少，贫恨一身多。”

上堂：“呵佛骂祖，须是德山作家。渡马渡驴，还他赵州手段。瞎驴灭却正法眼藏，利动君子。聋人不用二种语言，惯钩鲸鲵。集云峰下四藤条，双明双暗。大愚肋底筑三下，同死同生。祖佛未兴已前，向上人提撕此事，羝羊挂角之后。仙陀客夺鼓掣旗，露刃藏锋，作师子哮吼，裂破祖师印，扫荡衲僧踪。硬如兜罗绵，软似南宾铁。摩竭陀国水泄不通，少室峰前亲行此令。所以定光招手，智者点头。可谓良马不窥鞭，侧耳知人意。还会么？三面狸奴手提月，两头白牯脚擎烟。戴冠碧兔立庭柏，脱壳乌龟飞上天。”

冬夜示众，举：玉泉皓和尚云：“雪雪片片不别，下到腊月，再从来年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，依前不歇。冻杀饿杀，免教胡说乱说。”师曰：“不是骂人，亦非赞叹。高出临济、德山，不似云居、罗汉。且道玉泉意旨作么生？”良久曰：“但得雪消去，自然春到来。”

师后示寂于本山。阁维，设利颇剩，细民穴地尺许皆得之。尤光明莹洁，心舌亦不坏。

## 眉州象耳山袁觉禅师

眉山人，族袁氏。幼于传灯院试所习得度，始名“圆觉”。郡守填绫牒，误以“圆”作“袁”。守谦然戏谓师云：“一字名可乎？”师笑曰：“一字已多。”郡守异之。具戒后，即出蜀，谒五祖自、海会宗、龙门远，皆未得其津涯。又谒阐提照于宝峰。久之，值照入寂，往侍石门政。执役数秋，亲承记莛。时圆悟道望倾一时，师曳杖欲一见，石门徒众顾师云：“兄既有得，自宜缝炊巾，何区区复行迈耶？”师曰：“不然，我是则所往无碍，弗应守株于此。”师至蒋山，适悟被旨居天宁，遂往大泐，依佛性。顷之，入室陈所见，性云：“汝忒煞远在。”然知其为法器，俾充侍者，掌宾客。师每侍性，性必举法华开示悟入四字，令下语。又云：“直待我竖点头时，汝方是也。”偶不识被斥，制中无依，寓俗士家。一日，诵《法华》，至“亦复<sup>①</sup>不知何者是火，何者为舍”，乃豁然。制罢归省，性见，首肯之。圆悟再得旨住云居，师至彼，以所得白悟，悟呵云：“本是净地，屙屎作么？”师所疑顿释。

绍兴丁巳，眉之象耳虚席，郡守谓：“此道场久为蠹螭囊橐，非名流胜士，莫能起废。”诸禅举师应聘，尝语客曰：“东坡云：‘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。’山谷云：‘慧崇烟雨芦雁，坐我潇湘洞庭。欲唤扁舟归去，傍人谓是丹青。’此

<sup>①</sup> 复：原刻作“后”。误。

禅髓也。”又曰：“我敲床竖拂时，释迦老子、孔夫子都齐立在下风。”有举此语似佛海远禅师，远曰：“此觉老语也，我此间即不恁么。”

### 成都府昭觉彻庵道元禅师

绵之巴以人，族邓氏。幼于降寂寺圆具。东游，谒大别心道禅师，因看廓然无圣之语，忽失笑曰：“达磨元来在这里。”道誉之。往参佛鉴、佛眼，蒙赏识。后依圆悟于金山，以所见告悟，弗之许。高宗皇帝驾幸维扬，召悟说法，赐号“圆悟”，又赐侍僧十人、紫衣，师与焉。圆悟诏住云居，师从之。虽有信人，终以梗胸之物未去为疑。会悟问参徒：“生死到来时如何？”僧云：“香台子笑和尚。”次问师：“汝作么生？”云：“草贼大败。”悟曰：“有人问你时如何？”师拟答，悟凭陵曰：“草贼大败。”师即彻证。圆悟以拳击之，师拊掌大笑。悟曰：“汝见甚么便如此？”云：“毒拳未报，永劫不忘。”悟归照，亲命首众。悟将顺世，以师继席（机语未见）。

### 平江府虎丘绍隆禅师

和之含山人也。九岁谢睹，居佛慧院。逾六年，得度受具。又五年，荷包谒长芦净照信禅师，得其大略。有传圆悟语至者，师读之，叹曰：“想酢生液，虽未浇肠沃胃，要且使人庆快。第恨未聆警效耳。”遂由宝峰依湛堂，客黄龙，叩死心，其机语妙出一时。即至夹山，闻悟移道林，师

随往。一日，入室，悟问曰：“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”举拳曰：“还见么？”云：“见。”曰“头上安头。”师闻，脱然契证，悟叱曰：“见个甚么？”云：“竹密不妨流水过。”悟肯之。自此且且不忘，二十年尽圆悟之妙。归邑，继住城西开圣。建炎之扰，乃结庐铜峰之下，郡守尚书李公光延居彰教。四年，徙虎丘，道化益盛。

上堂曰：“凡有展托，尽落今时。不展不托，堕坑落堑。直饶风吹不入，雨洒不着，检点将来，自救不了。岂不见道，直似澄潭月影，静夜钟声；随扣击以无亏，触波澜而不散，此犹是生死岸头事。”拈拄杖，画一画，曰：“尽断贤沙老汉许多葛藤，点头石不觉拊掌大笑。且道笑个甚么？脑后见腮，莫与往来。”

上堂：“百鸟不来春又暄，凭栏溢目水连天。无心还似今宵月，照见三千与大千。”

上堂：“摩竭陀国亲行此令。”拈拄杖。卓一下，曰：“大尽三十日，小尽二十九。”

上堂：“眼里不着砂，耳里不着水。堪笑老俱胝，无端竖一指。诸禅德，且道谁是解笑者？还会么？闹市拶出慵尸迦，吃噉舌头三千里。”

上堂：“不犯之令，明古今风月，灵机常独耀，万象悉澄彻。更说甚么正法眼藏瞎驴边灭，无计较中翻成计较，无

途辙中翻成途辙，一时与你截断。秤锤硬似铁，别，别。八月秋，何处热？”

上堂：“有佛处不得住，上无攀仰。无佛处急走过，下绝已躬。从来无向背，本自绝罗笼。出门撞着须菩提，寸草不生千万里。自是长嘴鸟，休言芳树不栖。漫自说禅说道，摩斯吒直饶心挂树头，未免身沉海底。莫动着，动着三十棒且置，休夏自恣一句作么生道？青山绿水元依旧，明月清风共一家。”

僧问：“为国开堂一句作么生道？”曰：“一愿皇帝万岁，二愿重臣千秋。”云：“只如生佛未兴时，一着落在甚么处？”曰：“吾常于此切。”云：“官不容针，更借一问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据虎头，收虎尾。”云：“中间事作么生？”曰：“草绳自缚汉。”云：“毗婆尸佛早留心，直至如今不得妙。”曰：“几行岩下路，少见白头人。”

问：“九旬禁足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理长即就。”云：“只如六根不具底人，还禁得也无？”曰：“穿过鼻孔。”云：“学人今日小出大遇。”曰：“降将不斩。”云：“恁么则和尚放某逐便也。”曰：“停囚长智。”问：“雪峰道‘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，抛向而前，漆桶不快，打鼓普请看’，未审此意如何？”曰：“一亩之地，三蛇九鼠。”云：“乞师再垂指示。”曰：“海口难宣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大道真源？”曰：“和泥合水。”云：“便恁么

去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截断草鞋跟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？”曰：“蛇头生角。”

问：“古人到这里，因甚么不肯住？”曰：“老僧也恁么。”云：“忽然一刀两段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平地神仙。”

问：“万机休罢，千圣不携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未足观光。”云：“还有奇特事也无？”曰：“独坐大雄峰。”

绍兴丙辰，感微疾，白众曰：“当以首座宗达承院事，请于郡从之。”乃书偈而逝，五月八日也。塔全躯于寺之西南隅。住世六十有五，坐夏四十有五。

### 眉州中岩华严祖觉禅师

嘉之龙游人，族杨氏。世业儒，父洪有大名，后居眉。师生而伟异，少为书生，志齐昌黎，尝著文，大排释教。忽患赘疮，医莫愈，乃自悔，从弥勒慧目能禅师。疾瘳，然右膝不举。师因手书《华严合论》毕，夜感异梦，且即舍杖步趋，心意快然，因习诵。一日，诵至“现相品”，曰：“佛身无有生，而能示出生。法性如虚空，诸佛于中住。”遂悟旨趣，四众命讲不辍。大观庚寅，师佐慧目，来居中岩。政和乙未春得度。明年，成都师周公焘俾朝请李鹭制疏，以照觉寺命师大敞讲筵。师词辩横放，若决江河，众所歆叹。适南堂静禅师过门，谓师曰：“观公讲说，独步西南，惜未解离文字相耳。傥问道方外，即今之周金刚也。”师欣然罢讲，

南至荆渚。会丞相张公商英撰《峨眉寺记》，证辨旧文，误以贤首位等普贤，修书破之，复著《三圣圆融论》四篇。公读之，抚几称善，乃曰：“师果不尔负，可往蒋山依佛果老，发明向上关楧，他日岂易量哉。”师如其言，径至钟阜。一日，入室，悟举罗山垂语问之，师罔措夙夜。数年有省，述偈曰：“家住孤峰顶，长年半掩门。自嗟身已老，活计付儿孙。”悟为印可。次日见之，悟曰：“昨日公案作么生？”师伫思，悟呵逐之。又五载，莫能领解。辞之庐山，于栖贤寺阅浮山圆鉴禅师削执论，遂大悟。方知佛果钳锤妙密，作偈寄悟曰：“出林依旧入蓬蒿，天网恢恢不可逃。谁信业缘无避处，归来不怕语声高。”悟大喜，持以示众曰：“觉华严彻矣。”悟归蜀，再住昭觉，适师亦西还，命掌笈记，令嗣座。力辞，隐峨眉之南埭，撰《佛祖纪传》六百卷。将成，复出峡，探索遗逸，以弥缝之。初抵长沙，丞相张公浚力以智度请开法，坚卧不起。公谕曰：“师以固守为志节，岂从上传持此道者？乃尔用心耶。”师翻然就之，法席大盛如三佛时。癸亥八月，谢院事入浙，以《华严要诀》并录大藏不备载者，传入海东。又欲通笈经旨，偿所志愿，复溯流西归。部使者大监荣公蕤以成都信相延之。未几，移瓦屋开善。仅二年，前邛守史公堪顾中岩久不振，乃移文漕使，迎师主之，师欣从。凡于槌拂之下，未尝有倦色，故道俗睹之者无虚时。

上堂曰：“灵光洞耀，迥脱根尘。大用现前，不存轨则。一见便见，拟议则差。起意推求，便成剩法。所以祖师道‘圆同太虚，无欠无余。良由取舍，所以不如’。若能取舍俱忘，触目无滞，拈来使用，立处皆真。譬如掷剑挥空，不



论及之不及。若更推寻玄妙，拈<sup>①</sup>出精明，病在钻穴索空，拨波求水；念念忘本，步步迷源。借使穷究万法，始末洞明；未契本源，但名假法，唤作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。直得大地山河无丝毫过患，先要得个人门，方知性海圆澄，万有俱备。无有一法从外而入，未有一法从内而出。直饶如此，犹是无风匝匝之波。乃至万缘俱丧，表里一如；三际十方，坦然平等，聊且得个转身句子，尚在半途。更须扫荡玄机，尽却圣解。即偏而常正，犹如鹤在银笼。即正而常偏，大似龙嘶异宝。万年松径，白雪漫漫；异草寒岩，未尝顾恋；尚坐一色，唤作贴肉汗衫，教中谓之解脱坑，亦名寂灭病。须是不禀威音佛，透出未生前。不挂万年衣，不坐空王殿。视本来人如破草履，见佛祖似生冤家。不入异类中，不行无间路。虽然恁么奇特，犹未是渠依极则处。不见道，不见一色，始是半提，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始得。我若全提去，法堂前定是草深一丈，尽大地道绝人稀。诸禅德，快须着些精彩，岂可取次承当？他时异日，只成自误。山僧恁么道，还有知落处底么？”良久曰：“夜行人只贪明月，不觉和衣渡水寒。”

上堂：“一尘起，大地收。一叶落，天下秋。悬须弥于诸人鼻孔上，着大海于诸人眼睛中。得则得，只是未知有向上一窍在。古人事不获已，垂一言半句，只要教人会去，殊不知向好肉上剜疮。岂况举古明今，远照近用，大似嚼饭喂婴儿，有甚么用处？所以云门道：‘西天二十八祖、唐

① 拈：音析。同“析”。又音哲。折，散。